

重編
國語辭典

葉公超 著

第一冊

ㄅ ㄆ ㄇ ㄉ ㄋ

1—1024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重編
國語辭典

葉公超 著

第二冊

女 子 力 〃

1025—2010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重編
國語辭典

ㄔㄨㄥˊㄅㄧㄢˊ ㄍㄨㄟˋㄩㄟˊ ㄊㄣˊㄩㄣˊ
Chorngbian Gwoyeu Tsyrdan

Chúngbyān Gwóyŭ Tsídyǎn

第一冊

ㄅㄛˊ ㄅㄛˊ ㄅㄛˊ ㄅㄛˊ ㄅㄛˊ

1 - 1 0 2 4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重編
國語辭典

ㄔㄨㄥˊㄅㄧㄢˊ ㄍㄨㄟㄩㄟˊ ㄊㄣˊㄕㄩㄢˊ

Chorngbian Gwoyeu Tsyrdan

Chúngbyān Gwóyŭ Tsárdyǎn

第 二 冊

ㄊㄨˊ ㄋㄧˊ ㄎㄨˊ ㄍㄨˊ

1 0 2 5 - 2 0 1 0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重編
國語辭典

ㄅㄨㄣˊ ㄉㄧㄢˊ ㄘㄧˊ ㄉㄧㄢˊ ㄘㄧˊ ㄉㄧㄢˊ

Chorngbian Gwoyeu Tsyrdian

Chúngbyān Gwóyǔ Tsídyǎn

第 三 冊

ㄅㄨˊ ㄉㄧㄢˊ ㄘㄧˊ ㄉㄧㄢˊ

2011 - 3016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重編
國語辭典

ㄔㄨㄥˊㄅㄧㄢˊ ㄍㄨㄟˋㄩˊ ㄊㄣˊㄕㄩㄢˊ

Chorngbian Gwoyeu Tsyrdan

Chúngbyān Gwóyŭ Tsŕdyǎn

第 四 冊

丁 丑 子

3 0 1 7 - 3 9 3 2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重編
國語辭典

ㄔㄨㄥˊㄅㄧㄢˊ ㄍㄨㄛˋㄩㄟ ㄊㄙˋㄩㄝˊㄉㄢˊ

Chorngbian Gwoyeu Tsyrdan

Chúngbyān Gwóyŭ Tsírdyǎn

第 五 冊

ㄆㄛˋㄇㄣˊㄩˊㄟ

3 9 3 3 - 4 9 9 6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重編
國語辭典

ㄔㄨㄥˊㄅㄧㄢˊ ㄍㄨㄛˋㄩㄟ ㄊㄙˊㄩㄝㄢˊ

Chorngbian Gwoyeu Tsyrdan

~~Chungbyān~~ ~~Gwóyŭ~~ ~~Tsárdyān~~

第六冊

4 9 9 7 - 5 7 3 6

檢 索 附 錄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六版

編重

國

語辭典

(精裝六冊)

每部基本定價四十五元正

編纂者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

指導委員會
主任委員

葉

公

超

編輯委員會
總編輯

何

容

編輯委員會
副總編輯

王

熙

元

發行人

朱

建

民

印刷及發行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重編國語辭典出版紀念

辭彙津梁

朱匯

森



重編國語辭典序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既竣事，朱部長匯森來函，囑我寫一篇序。我既忝爲重編工作的指導委員會委員之一，自然是義不容辭。國語辭典始編於民國二十年，原是由教育部的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發動並負責編輯的，當時定的名稱是「國音普通辭典」，目的是將中國語文裏普通單詞、複詞、或習用的成語彙纂起來，逐詞注音，作爲正音的標準，附以簡明必要的注釋。那時與商務印書館訂有合約，由商務承印。民國二十一年，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，日軍進攻上海，商務總廠被燬，不能照約預付版稅；又因華北緊張，中央政費緊縮，到了民國二十四年，國語會的經費不復列入預算，教育部就將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爲國語推行委員會，另行籌撥工作金，並指定這部書應限期編校出版。民國二十五年第一冊付印，同時決定更名爲「國語辭典」。

由以上的簡述，可知這部書的編纂，本來就是在簡陋的、艱難的情況下完成的，其中蘊藏著許多缺點，自然是不能避免的。即如所收的字、詞，往往異形雜列，異音紛歧，方言和外來語充斥，偏僻的詞曲牌名過多，實在不够精要，是需要加一番整理，來「去蕪存菁」的。又如所收字、詞，訛誤很多，說「西陽」是四川省的縣名，「西陽」顯然是「酉陽」之誤，但書中又列有「西陽」一條，變成兩個地名了；說「氣槍」是植物氣孔內部的空室，「氣槍」顯然是「氣腔」之誤；說謝玄字幼度，「幼」爲「幼」之誤；說「前秦」是苻堅所建，「堅」爲「健」之誤；說李清照生於西元一〇八一年，實爲一〇八四年之誤；說「狻猊」是

野馬，引穆天子傳「狻猊野馬，走五百里」，不知「狻猊」見爾雅釋獸，是獅子，不是野馬，郭璞注甚明，穆天子傳是以「狻猊」與「野馬」並舉，不是說「狻猊」就是野馬，顯然引書又弄錯了……如此之類，不勝枚舉，可見這書實在是需要重新整理一番的。又如這書原祇著重在「正音」，「釋義」實在太簡略，不能發揮辭典正常的功能。一般的讀者檢查辭典，大都要了解字、詞的正確意義和他們的出處來源，纔能滿足其求知慾，而獲得其信任感，絕不會祇以知道正確的讀音而就滿意的。這書如果不在「釋義」這方面加以切實的補充，是斷斷不能得到讀者的歡迎，也算不得是一部完善的辭書。

基於以上所說的各點理由，這部國語辭典實在是有重編的必要。又何況這書編成於民國二十五年左右，距現在已有四十五年之久。在這四十五年中，世局有極大的變化，社會也有極大的變化，學術思想、生活形態也都跟著有極大的變化；語言是最能反映這個世界、這個社會的變化的，語詞和語彙也常跟著學術思想、生活形態的變化而日有翻新。四十五年前的語言理論，當時認為是時髦的新鮮的，今日看來，簡直是幼稚的荒謬的可笑。四十五年前的許多語詞和語彙，當時是很流行的，今日看來，已是落伍的殭死的了。一部辭典如果不能跟著時代前進，則這部辭典便是殭化的無用的廢物。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教育部既已費了許多人力和財力，編出這一部四厚冊的國語辭典，為甚麼不讓他更完美些、更精善些、更進步而合時些呢？為甚麼不讓他更輸入一些新活力，表現一些新生命，而以一些新面目來和世人相見呢？於是重編國語辭典的建議，就紛紛向教育部提出了。

教育部接納各方的建議，就擬定重編的初步計畫和經費預

算，經行政院核定後，限期三年內完成。並聘請葉公超先生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丁邦新、毛子水、王熙元、王壽南、何容、何景賢、李鎰、李殿魁、吳俊才、林尹、屈萬里、洪炎秋、高明、徐晴嵐、楊樹人、趙友培、趙廣颺、劉述先、龍宇純、施啓揚諸先生爲指導委員會委員，以社教司司長謝又華先生爲執行秘書；後謝氏調職，改聘爲委員，由繼任司長王華林先生爲執行秘書。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召開第一次指導委員會議，商定重編的編輯方針與體例。接著教育部聘請國語日報董事長何容先生爲編輯委員會總編輯，師範大學教授王熙元先生爲副總編輯，於六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，展開了重編的工作。這次重編的方針，據指導委員會的決定，有八：（一）音義注釋力求明確，使成爲標準化的辭書；（二）編輯體例力求完善，使成爲實用性的辭書；（三）取材繁簡力求適當，使成爲精要性的辭書；（四）檢查方法力求便利，使成爲普及性的辭書；（五）著重標準國語的運用，使成爲語言性的辭書；（六）整理國字的形音義，使成爲統一性的辭書；（七）切合國民生活需要，使成爲現代化的辭書；（八）達成文化復興使命，使成爲建設性的辭書。本著這八大方針，重編工作分作三大階段進行：自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，至六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是資料蒐集與整理的階段；自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一日，至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，是初稿編輯與審核的階段；自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，至六十八年五月二十日，是辭典校正與定稿的階段。工作的進行，大體上都能依照規定的程序完成。現已全部脫稿，交付商務印書館排印，這是一件極可欣慰的事！

據重編後的統計，刪併的僻字、異音、一般廢詞、學術名

詞、人名、書名、地名等共一二一八二條，保留的單字、一般複詞、學術名詞、人名、書名、地名等共一〇一九九四條，新增的單字、一般新詞、學術新詞、人名、書名、地名等共二〇八九五條。重編後字詞總數，計單字一一四一二條，一般語詞七四四一六條，學術名詞二五四三八條，人名、書名、地名一一六二三條，共計一二二八八九條，較原書分量約多出百分之五十，將分裝爲六厚冊。在三年期間，完成這樣一件大工作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這期間工作人員，除總編輯、副總編輯外，編審、編輯、助理編輯，連同行政人員，僅三十人，可說人少而事繁，大家爲著這件值得獻身的文化事業，而不辭勞悴，是極可感念的！此外，負責學術名詞詮釋的召集人、撰稿人和審定人，經特聘的各大學的教授二八〇人擔任，他們是使這部辭典具有新活力、新生命、新面目的大功臣，也是值得我們感念的！說起來最慚愧的該是我了，我雖忝爲指導委員之一，實在沒有盡到甚麼力量；現在祇有來寫這一篇序，略述重編這一部國語辭典的緣由、經過和成就，以告國人，稍贖吾過罷。這一部重編的國語辭典，即將面世了，我們渴望他能適應全體國民學習國語國文的需要，能配合學術及社會進步的實際需要，能供應僑胞子弟學習祖國標準語文的需要，還能供應國際友人學習中國語文的需要；儻若這部書還有不能盡善盡美的地方，還有不能盡滿人意的地方，我們也渴望愛護這書的朋友們不吝指教！

高 明

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

重編國語辭典序

這部重編國語辭典，是以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所編的國語辭典爲底本，而重新編輯的，既不是改編，也不是新編。不是改編，就不能只把原書需要改正的地方改過來；不是新編，就不能擺脫原書的體例，甚至其編排方式。因此，對於原來的那部國語辭典的特點，不管是優點、缺點，略爲說明。我所說的優點，也許不是人人都承認的；我所說的缺點，並不是說我們重編時改正過的缺點。

原書的優點，林語堂先生曾指出是「寫定詞形」，也就是「白話中所用的詞，每有種種不同的寫法，選定頗不容易」。（語見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主編人汪一庵（怡）先生的序。）多少年來，我校改文稿，就靠這部國語辭典。

其次是「正音」。民國初年的「國語統一」是要以「統一國字讀音」的方式來進行，所以首先要編定「國音字典」。但是大陸上的「國語統一」運動，也並沒用這種方式來進行；儘管小學的「國文」科改名爲「國語」，實際上由老師依其「方音」來教「國語」。拿北平的小學老師來說，無論是「京派」「保派」，都是各讀各音；而小學生也視爲當然，沒有哪一個學童，或哪一位家長，指摘老師的讀音不「標準」。

臺灣光復以後，却不能這樣來推行國語。臺灣通行的閩南語與國語的語音差別很大，沒法子由方言來「猜聽」國語，把各種實際不同的雜牌國語「聽成」一種語言。當時曾有一個中學生在

日記上說「國語有六種」。

本省同胞要學的國語是標準國語，而且是標準的口語，這部國語辭典雖然不是一部「無缺點」的辭典，在本省國語推行工作上却發生了很大的效用。惟其有不少缺點，所以經過多次的校正、修訂；經過幾次校改，雖然也改正了不少錯誤，却也增加了一些錯誤：把原書不錯的改成錯的。正因為這樣，這部辭典才有「重編」的必要。

說到重編工作，事前也經許多周折。最後才由教育部成立「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」，來負責進行。而促成重編工作的，則為葉公超先生。我雖然接受了總編輯名義，也確實曾到工作室去工作，不過我所作的工作，頂多只能說是「備顧問」，而實際指導編輯、並且逐詞審核的，乃是副總編輯王熙元先生。對於原書，我讀（不僅是查）得比較熟；而編輯辭典的經驗，王先生比我更豐富。前後參加工作的幾位青年朋友，工作態度也都十分認真。我曾向熙元兄說過：我們兩個人雖然不敢與錢玄同、汪一庵兩位前輩相比；可是這些擔任撰稿的青年朋友，並不比參加原書編輯工作一部分青年朋友差。

我同熙元兄以十分謹慎的心情來完成這件不很輕鬆的工作，總是希望這部辭典不再有原書那麼些漏洞。可是舊有的漏洞雖然彌補了，新的漏洞恐怕在所難免。這就只有請求使用這部辭典的人隨時指正了。

何 容 七十年八月八日
于 臺 北

重編國語辭典指導委員會

主任委員：葉 公 超

委員：（依姓氏筆畫爲序）

丁 邦 新	毛 子 水	王 熙 元
王 壽 南	何 容	何 景 賢
李 鑒	李 殿 魁	吳 俊 才
林 尹	屈 萬 里	洪 炎 秋
高 明	徐 晴 嵐	楊 樹 人
趙 友 培	趙 賡 颺	劉 述 先
龍 宇 純	施 啟 揚	謝 又 華

執行秘書：王 華 林